

◎亲情无限

妹妹，你在天堂还好吗？

□邢俊霞

意念中和你对视，我发现，你离我这么近，却又那么远。近到就像小时候你这个总也甩不掉的“小尾巴”跟随我左右，“姐姐、姐姐”叫个不停。远到你一转身，从此天涯路远，人各一方，任我泪湿罗巾梦不成，徒留伤悲独怆然。

那年，我三岁，你一岁，姐妹初见。父母事业与家庭之间分身乏术，你出生之前将我送往姥姥家，一住就是十年。这十年间，你我姐妹两地而居，只有逢年过节时，父母才会在有限的假期内带你与我团聚。

我清晰地记得，那年你又一次来时，我正在姥姥的织布机声中聚精会神地看着“小人书”。欣喜之余，我觉得我和你就像姥姥手中的梭子，在岁月的朝向中南北穿梭，周而复始。

暑假是我们最快乐的时光。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农村，夏天的夜晚没有华灯初上，多是恬淡静谧。疯长的野草是夏虫的家，夏虫从不关关闭户，任由叫声缭绕，在邻居家登堂入室。初时似有一两只，叫声丝丝缕缕，像是舞会开始前的暖场，很快就有同伴陆续加入，叫声此起彼伏，欢快嘹亮，仿佛各自进入自己的角色，在这个广袤的舞台上尽情上演一场华丽的演出。而我和你就在这悠扬的虫鸣声中，席地而卧。你揪一下我的耳朵，我挠一下你的痒痒，笑声中姐妹滚作一团，是我们百玩不厌的游

戏，姥姥肚里永远掏不完的故事是我们睡前的催眠曲，天上盈亏的月亮照射着我和你不着边际而又青涩的想象……

那年，我十五岁，你十三岁，虽然你晚我几年被父母接回家中，但也总算姐妹团圆。叛逆的年纪多是非，那天，我找邻居家小姐妹玩，她家做的面穗汤，丝丝面穗均匀透明，像是在面汤之上撒入一层蛋花，让我眼馋。父母整日忙于生计，自然无暇顾及饭菜做的是否精致，要么面汤如糊、要么疙瘩如豆，多次央求做面穗汤无果，我很是懊恼，耍起了小性子。

几天后，你神秘兮兮地拉我进厨房，轻轻揭开锅盖，一阵面香飘过，我惊呆了：面穗汤！“谁做的？”“我！”瞬间我不由得泪眼婆娑：你幼时长辈疏于照顾，不慎掉入红薯窖，长时间缺氧导致身体瘦弱，直到三四岁才在多方求医后开始蹒跚学步。一直以来，父母视你为掌上明珠，从不让干任何家务。没想到，为了我的任性，你以柔弱的身体，推开烟火之门，为姐姐做了面穗汤。

那年，我二十四，你二十二。我和你嫁作人妇先后离开家门，岁月更替，四季轮回，每年的节日也是我们的团聚之日。没有离别愁绪，只有欢声笑语。我以为这样的日子可以永远继续，然而，世事难料。2017年6月25日，你突发脑溢血，在ICU病房苦苦挣扎了四天之后，在万般不舍中离开了我，离开了你挚爱的家人们……

我不相信你会先我而去，你走的前一天，我进ICU病房看你，在我的呼唤中，分明看到你眼角有热泪、脸上有微笑，想必那梦魇中的一抹微笑，也是你散尽毕生力气，只为给身边守护的亲人一个安慰而已。

从年半的酷暑盛夏，到冬月风凉了一片片翠绿，吹落一地金黄，你无数次出现在我的文字里。无奈，笔下文字越写越轻，心中思念却越来越重。当纤瘦的文字承载不起浓厚的思念，只好任由长流的泪水，将我凄苦的心事淋透。

入夜，冷风把你晶莹的泪珠洒来，打湿了我的梦。我睁大眼睛，望向远方。天堂有墙，厚得难以望穿。尽管如此，我一直屏气倾听，倾听你心壁上我呼唤的回音：大妹，你在那边可好？



◎往日情怀

难忘师生情



□杨新伟

时至夏日，酷暑难耐，脑海中突然浮现起30多年前看望老师的场景，使我找到了一丝内心的清静，也获得了一份久违的清涼。

那是1985年初春，距离今天已经33年了，当时我上小学二年级。教我们的沈老师几天没有上课，我们刚开始不知道怎么回事。代课老师说，沈老师生病了，在家休养。听到这个消息，我们一是难过，二是放心不下。因为沈老师不仅课教得好，还关心每一个同学，我们和老师之间有深厚的感情。记得有一次下大雨，路上的积水有半米多深，沈老师担心同学的安全，她依次把同学们送回家，等她自己到家时，已是夜幕时分。课堂上，当沈老师发现某个同学的字写得不端正，就握着这个同学的手一

点点地纠正，直到把字写端正为止。每天无论多晚，沈老师总是把作业改完才回家。我们遇到烦心事，都愿意给沈老师说，她总是耐心地开导我们，直到我们想通为止。沈老师对我们这么好，她生病了，怎么不让我们牵挂呢？

不知谁说了一声，“我们看老师去吧。”得到了大家的响应。大家纷纷从家里拿来了零花钱，你一毛、我两毛，最后凑了五块钱，到代销点买了一桶麦乳精，两袋饼干。大家商定，周六下午放学后，我们去看老师。

周六下午放学后，班长带路，我们排着整齐的队伍向沈老师家走去。一路上，不时有人问我们干什么，我们自豪地说：“看老师！”这些人都夸我们懂事，讲礼貌。一些没上学的小孩感到新奇，就一路跟着我们到沈老师家一探究竟。

到了老师的家门口，先派两位同学

到里面给老师打个招呼，然后全班同学再进去。想不到，沈老师听说我们来了，竟从屋里跑出来迎接我们。我们见到了朝思暮想的老师，老师的脸颊消瘦了，脸色微黄，走路也没有以前那样轻快，我们不禁有些伤心，有几个女同学抽泣起来。沈老师笑着说：“没事，我快好了，很快就到学校上课。”边说边拉着几个同学的手，领着我们到屋里去。全班20多人，把老师家的堂屋都站满了，我们围着老师有说有笑，仿佛有说不完的话。当沈老师看到带的东西时，皱起了眉头，说：“你们来就可以了，带这些干什么？”班长说：“老师，这是我们的一点心意，你就收下吧。”沈老师感动地说：“谢谢同学们。”我注意到，老师的眼睛湿润了，我不禁有些纳闷，我们带的东西并不多，老师怎么流泪了呢？老师把饼干袋打开，把一块块饼干递到我们手里，让我们吃，我们不愿吃，这本来是让老师增加营养的，我们怎么能吃呢？沈老师说：“大家都要吃，不然我就不高兴了！”没办法，我们才吃了一点。老师叮嘱我们，要听新老师的话，争取学习不受影响。

离开的时候，老师坚持要送我们。走在大街上，有人问沈老师干什么，沈老师说：“我病了，学生们看我来了。”“还是当老师好啊！”这些人感慨地说。老师笑了，这一刻，老师的笑容是那么甜美，因为这里面有幸福，更有自豪。

今天，我也身为人师，切身体会到老师当时的心情。虽然当时我们拿的东西微不足道，但那是一颗颗真诚的心，一份份纯真的祝愿，正是这些打动了老师。这份师生情，虽平淡如水，但历久弥深。

非虚构微故事

记录生活百态

欢迎投稿“生活”副刊

电话：13938039936

◎百味人生

听从内心的声音

□于溪溪

7月14日是省内高考志愿填报结束的日子，距离我去年开始填报志愿，恰好过去365天，当初的忐忑和迷茫早已消散，留下的只有那一份从容和坦然。

2017年6月24日晚，我查完分数后失眠了，和预想的差不多。关上电脑躺在床上开始幻想未来美好的生活：美景、美食、健身……天真的我以为前途一片明朗，没想到到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尤其漫长和难挨。

刚从题海战术中解脱还未来得及喘息的我，要做出决定自己命运的选择，学校、专业像两座大山一样压在我的身上，北京、上海、武汉、成都、西安……中国这么大我却不知道自己要去哪？新闻、外语、教育、中医药、管理……专业这么多我却不知道自己学什么。

家人一直特别想让我毕业后当老师，稳定、合适、轻松是我听到最多的话。高三的时候写理想的大学，我写的是华师，班主任是个地理老师，有时候去办公室会偶尔闲聊。他说：“你当个老师挺好的。”我当时笑着说：“说不定我以后回来上课呢！”

高考刚结束，在成都工作的阿姨打电话给我。她问我准备报什么学校，我说报个师范类的吧！她又问：“你想当老师吗？”我说：“他们都说当老师挺好的。”她最后又问了一句：“那你自己觉得呢？”我拿着手机站在楼梯上一下子沉默了，那句“我也想当老师”始终没有说出口。挂了电话后的很长一段时间我都在想，我到底想学什么？我不断逼问自己喜欢什么，却始终不能告诉自己明确的答案。

父母在知道我不想上师范之后，彻底放手让我自己选择。小的时候总想着从父母手中要自由，自由真正来了却只剩下不知所措。我整天抱着手机查了无数学校和专业，心中的天平慢慢要倾向一侧的时候，自己又找出各种“如果”进行否决，结果在死胡同里越走越远，那段时间真的可以用漫无天日来形容，觉得未来遥遥无期。

直到有一天，我无意中看到了一句话：如果总为未来忧虑，你会把余生都搭进去。

很简单的一句话，却让我突然顿悟了，一直以来犹豫不决的我，只是害怕将来会后悔，但是那一刻我明白了：如果你真的过好今天，明天也会不错。

后来我来到了武汉，选择了新闻传播专业，逐渐发现了自己对文字的热爱，不管经历着怎样的困难和挑战，其实我们最终只能有一个选择，虽然痛苦，却依然要快乐，相信我们的未来一定很美好。